

蒲州府志

卷一〇—卷一五

蕭州府志

蒲州府志卷之十

人物上

漢

胡建，字子孟，河東人也。孝武天漢中，守軍正丞，貧無車馬，常步與走卒起居，所以尉薦走卒，甚得其心。時監軍御史爲姦，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，建欲誅之，迺約其走卒曰：「我欲與公有所誅，吾言取之則取，斬之則斬。」於是，當選士馬日。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，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，因上堂皇，走卒皆上。建指監御史曰：「取彼。」走卒前曳下堂皇。建曰：「斬之。」遂斬御史。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。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，遂上奏曰：「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，誅惡以禁邪。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，私買賣以與士市，不立剛毅之心，勇猛之節，亡以帥先士大夫，尤失理不公。用文吏議，不至重法。黃帝李法曰：『壁壘已定，穿窬不繇路，是謂姦人。姦人者，殺』。臣謹案軍法曰：『正亡屬將軍，將軍有罪以聞，二千石以下行法焉。丞於用法疑，執事，不諉上，臣謹以斬，昧死以聞。』制曰：『司馬法曰，『國容不入軍，軍

容不入國，何文吏也？三王或誓於軍中，欲民先成其慮也；或誓於軍門之外，欲民先意以待事也；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。」建又何疑焉？」建繇是顯名。後爲渭城令，治甚有聲。值昭帝幼，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，外人驕恣，怨故京兆尹樊福，使客射殺之。客藏公主廬，吏不敢捕，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。蓋主聞之，與外人、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，犇射追吏，吏散走。主使僕射劾渭城令游徼傷主家奴。建報無它坐。蓋主怒，使人上書，告建侵辱長公主，射甲舍門，知吏賊傷奴，辟報故不窮審。大將軍霍光寢其奏。後光病，上官氏代聽事。下吏捕建，建自殺。吏民稱冤，至命渭城立其祠。

前世諸史，有稱人而但舉其郡者，有舉其郡而兼及其縣者。如尹翁歸，河東平陽人。此兼郡縣言之者也。若胡建，則唯以郡言之者也。漢地理志河東郡，聞喜平陽皆在其後，而先列蒲阪大陽，則知諸傳但言河東者，大抵蓋皆爲蒲阪人也。州舊志首引暴勝之，平陽志、山西通志因之。夫漢書無勝之傳，特附見隗不疑傳中。史亦未曾言勝之爲河東人，且漢無河中之名，而強以河中人書之，豈爲允乎？

郅都，河東大陽人也。以郎事文帝。景帝時，爲中郎將。都直諫面折大臣於朝，嘗

從入上林，賈姬在廁，野彘入廁，上目都，都不行。上欲自持兵救賈姬，都伏上前曰：「亡一姬，復一姬進，天下所少寧姬等邪？陛下縱自輕，奈宗廟太后何？」上還。彘亦不傷賈姬。太后聞之，賜都金百斤，上亦賜金百斤，繇此重都。濟南睢氏宗人三百餘家，豪猾，二千石莫能制。於是景帝拜都爲濟南守，至則誅睢氏首惡，餘皆股栗。居歲餘，郡中不拾遺，旁十餘郡守，畏都如大府。都爲人勇有氣，公兼，不發私書，問遺無所受，請寄無所聽。嘗稱曰：「已背親而出，身固當奉職，死節官下，終不顧妻子矣。」都遷爲中尉，丞相條侯，至貴倨也，而都揖丞相。是時民樸，畏罪自重，而都獨先嚴酷，致行法不避貴戚。列侯宗室見都，側目而視，號曰「蒼鷹」。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，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，而都禁吏弗與。魏其侯使人間予臨江王，臨江王既得爲書謝上，因自殺。竇太后聞之，怒，以危法中都，都免歸家。景帝迺使使即拜都爲雁門太守，便道之官，得以便宜從事。匈奴素聞郅都節，舉邊爲引兵去，竟都死，不近雁門。匈奴至爲偶人象都，令騎馳射，莫能中，其見憚如此。匈奴患之，乃中都以漢法。景帝曰：「都，忠臣。」欲釋之，竇太后曰：「臨江王獨非忠臣乎？」於是斬都也。

舊州志有義縱而無鄧都。都縱雖並皆酷吏，然都有敢諫、面折、公廉、奉職之節，致匈奴亦聞其名而畏之，以云人物，宜哉。豈縱惟事殘賊者得比乎，故削不錄。大陽本今平陸縣，地理書或云漢大陽，兼有虞鄉，故因舊志，附都於人物。

晉

王接，字祖游，河東猗氏人。漢京兆尹尊十世孫也。父蔚，世修儒史之學。魏中領軍曹義作至公論，蔚善之而著至機論，辭甚美，官至夏陽侯相。接幼喪父，哀毀過禮，鄉親皆歎曰：「王氏有子哉！」渤海劉原爲河東太守好奇，以旌才爲務。同郡馮收試經爲郎，七十餘薦接與原曰：「夫駢驕不總轡，則非造父之肆；明月不流光，則非隋侯之掌。伏惟明府苞黃中之德，耀重離之明，求賢舉能，小無遺錯。是以鄙老思獻所知。竊見處士王接岐嶷雋異，十三而孤，居喪盡禮，學過目而知義，觸類而長，斯玉鉉之妙味，經世之徽猷也。不患懸黎之不啓，竊樂春英之及時。」原即禮命，接不受。原乃呼見曰：「君欲慕肥遯之高邪？」對曰：「接薄祜，少孤而無兄弟，母老疾篤，故無心爲吏。」及母終，柴毀骨立，居墓次積年。備覽衆書，多出異義。性簡率不修俗操，鄉里大族多不能善之。唯裴頠雅

知焉。平陽太守柳澹、散騎侍郎裴遐、尚書僕射鄧攸皆與接友善。後爲郡主簿，迎太守溫宇，宇奇之，轉功曹史州，辟部平陽從事。時泰山羊亮爲平陽太守，薦之於司隸校尉王堪，出補都官從事。永寧初舉秀才，友人滎陽潘滔遺接書曰：「摯虞，卞玄仁，并謂足下應和鼎味，可無以應秀才行。」接報書曰：「今世道交喪，將遂剥亂，而識智之士鉗口韜筆，禍敗日深，如火之燎原，可救乎？非榮斯行，欲極陳所見，冀有覺悟耳。」是歲三王義舉，惠帝復阼，以國有大慶，天下秀才一皆不試，接以爲恨。除中郎補征虜將軍司馬，蕩陰之役，侍中嵇紹爲亂兵所害，接議曰：「夫謀人之軍，敗則死之，謀人之國，危則亡之，古之道也。蕩陰之役，百官奔北，唯嵇紹守職，以遇不道，可謂臣矣。又可稱痛矣。今山東方欲大舉，宜明高節，以號令天下。依春秋褒三累之義，加紹致命之賞，則遐邇向風，莫敢不肅矣。」朝廷從之。河間王顥欲遷駕長安，與關東乖異以接，成都王佐難之，表轉臨汾公相國及東海王越，率諸侯討顥，尚書令王堪統行臺，上請接補尚書殿中郎，未至而卒，年三十九。接學雖博通，特精禮傳，嘗謂左氏辭義贍富，自是一家書，不主爲經。發公羊，附經立傳，經所不書，傳不妄起，於文爲儉，通經爲長。任城何休訓釋甚詳。而黜周王魯、大體乖駭，且志通公羊，而

往往還爲公羊疾病。接乃更注公羊春秋，多有新義。時祕書丞衛恒考正汲冢書未訖而遭難，佐著作郎束皙述而成之。事多證異義。時東萊太守陳留王庭堅難之，亦有證據，皙又釋難，而庭堅已亡。散騎侍郎潘滔謂接曰：「卿才學理識，足解二子之紛，可試論之。」接遂詳其得失。摯虞、謝衡皆博物多聞，咸以爲允當。又撰列女後傳七十二人，雜論議、詩賦、碑頌、駁難十餘萬言，喪亂盡失。長子愆期流寓江南，緣父本意，更注公羊，又集列女後傳云。

漢京兆尹王尊，涿郡人，晉書稱接爲其十世孫，而云猗氏人。豈尊後世遷來於此乎？

北魏

薛謹，汾陰人，容貌魁偉，高才博學，隨劉裕渡江，位府記室參軍。後歸魏，授河東太守，爵汾陰侯。始光三年，與宜都王奚斤共討赫連昌，擒其東平公，乙炔，尅蒲坂，遂以新舊百姓，并爲一郡，除平西將軍，復爲太守。神麋三年，除使持節秦州刺史。山胡白龍憑險作逆，太武詔南陽公奚眷與謹並爲都將，討平之，封涪陵郡公。太延初，征吐沒骨，平之。謹自郡遷州，威恩兼被，風化大行。時兵荒之後，儒雅道息，謹命立庠序，教以詩書，三農之暇，悉令受業。躬巡邑里，

親加考試，河汾之地，儒道更興。真君元年，徵授內都坐大官，輔政，深見賞重。每訪以政道，車駕臨幸者前後數四，後從駕北討，與中山王辰等後期，見殺。尋贈鎮西將軍、秦雍二州刺史，謚曰「元」。

薛亂，字寧宗，少有父風，弱冠拜中散、襲爵鎮西大將軍、河東公，除懸瓠鎮將，尋授持節義陽道都將，後除立忠將軍、河北太守。郡帶山河，俗多盜賊，有韓馬兩姓，各二千餘家，恃強憑險，最爲狡害，劫掠道路，侵暴鄉閭。亂至郡，即收其姦魁二十餘人，一時戮之。於是羣盜懾氣，郡中清肅，卒於郡，謚曰「敬」。

薛聰，字延智，方正有理識，善自標致，不妄游處，雖在閭室，終日矜莊，見者莫不懷然加敬。博覽墳籍，精力過人，至於前言往行，多所究悉。詞辯占對，尤是所長。遭父憂，廬於墓側，哭泣之聲，酸感行路，友于篤睦，而家教甚嚴，諸弟雖婚宦，恒不免杖罰，對之肅如也。未弱冠，州辟主簿。太和十五年，釋褐著作佐郎，於時孝文留心氏族，正定官品，士大夫解巾，優者不過奉朝。請聰起家，便佐著作，時論美之。後遷治書侍御史，凡所彈劾，不避強禦，孝文或欲寬貸者，聰輒爭之。帝每云：「朕見薛聰不能不憚，何況諸人也。」自是貴戚斂手。

累遷直閣將軍，兼給事黃門侍郎、散騎常侍，直閣如故。聰深爲孝文所知，外

以德器遇之，內以心膂爲寄。親衛禁兵，委總管領。故終太和之世，恒帶直閣將軍。羣臣罷朝之後，聰恒陪侍帷幄，言兼晝夜。時政得失，預以謀謨，動輒匡諫，事多聽允，而重厚沈密，外莫窺其際。帝欲進以名位，輒苦讓不受。帝亦雅相體悉，謂之曰：「卿天爵自高，固非人爵之所榮也。」又除羽林監。帝曾與朝臣論海內姓地人物，戲謂聰曰：「世人謂卿諸薛是蜀人，定是蜀人不？」聰對曰：「臣遠祖廣德，世仕漢朝，時人呼爲漢臣。九世祖永，隨劉備入蜀，時人呼爲蜀臣。今事陛下，是虜非蜀也。」帝撫掌笑曰：「卿幸可自明非蜀，何乃遂復苦朕。」聰因投戟而出。帝曰：「薛監醉耳」。其見知如此。二十三年，從駕南征，兼御史中尉。及宣武即位，除都督齊州刺史，政從簡靜，卒於州。吏人追思，留其所坐榻以存遺愛。贈征虜將軍，華州刺史，謚曰簡懿侯。東魏前二年重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延州刺史。子孝通，最知名。

薛孝通，字士達，聰子。博學有雋才，蕭寶夤征關中，引參驃騎大將軍府事，禮遇甚隆。寶夤將有異志，孝通悟其萌，託以拜掃求歸。元顥入洛，宗人薛永宗修義等應之。孝通與所親計曰：「北海乘虛遠入，吳兵不能久住，事必無成。今若與永宗等同舉，滅族道也。」乃率其近親與河東太守元襲、嬰城固守，及寶夤平

定，元顥退走，預事者咸罹禍，唯同孝通者皆免。除員外散騎侍郎。爾朱天光鎮關右，表大行臺郎中，深見任遇。關中平定，預有其力，賜爵汾陰侯。定冊立節閔帝以首創大議，拜銀青光祿大夫、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，封藍田縣子。孝通求以官贈亡兄景懋，又言己有侯爵，請轉授兄息子舒。詔特贈景懋撫軍北雍州刺史。孝通尋遷中書郎，深爲節閔所知重。普泰二年正月乙酉，宴奏弦管，因使賦詩。孝通曰：「既逢堯舜君，愿上萬年壽。」帝曰：「卿所謂壽，豈容徒然？」便命酌酒賜孝通。孝通即以忠爲韻。帝曰：「卿不忘忠臣之心。」時孝通內典機密，外參朝政，汲引人物，知名士多見推薦。外兄裴伯茂性傲，唯欽賞孝通，每有著述，共參同異。孝通謂之曰：「吾以阮籍、嵇康何如管仲、樂毅！」蓋自許經綸。抑裴傲也。齊神武起兵，節閔謀鎮遏關右，問誰可任者。孝通與賀拔岳同事天光，又與周文帝有舊，二人先在關右，因並推薦之，乃超授岳、岐、華、秦、雍諸軍事關西大行臺雍州牧；周文帝爲左丞，孝通爲右丞。賁詔書馳驛入關，授岳等同鎮長安，岳深相器重，與周文帝結爲兄弟。孝武帝初，齊神武徵岳爲冀州刺史，岳欲單馬入朝，孝通曰：「高王以數千鮮卑破爾朱百萬之衆，其鋒誠亦難敵。然公兩兄太師領軍宿在其上，侯深、樊子鵠、賈知、斛斯椿大野胡

也。拔吒延慶之徒，皆其夷等。韓陵之役，此輩前後降附，皆由事勢危逼，非其本心在於高王。曹操之孔融，馬懿之葛誕，今或在京師，或據州鎮，除之又失人望，留之心腹之疾。雖令孫騰在闕下，婁昭處鈞陳，必不能如建安之時明矣。今吐萬仁雖復退逸，猶在并州，高王先須平殄，安置內外，何能去其巢穴，與公事關中地也？且六郡良家之子，三輔禮義之人，皆係仰於公，效其智力，據華州以爲城雉，因黃河而爲池塹，退守不失封泥，進兵同於建水，乃欲束手受制，不亦難乎？一言未卒，岳執孝通手曰：「君言是也。」乃遜辭爲啓而不受徵。太昌元年，因使人朝被留，重除中書侍郎。永熙三年三月，出爲常山太守，仍以經節閔任遇故也。孝武西遷，徵赴晉陽，不加位秩，但引爲坐客，時訪文典。齊神武讓劍履，上殿表，猶使爲文。曾與諸人同詣晉祠，皆屈膝盡禮，孝通獨捧手不拜。興和二年卒於鄴。

薛澄，字景猷，河東汾陰人。曾祖弘敞避地襄陽，澄躬耕以養祖母，暇則覽文籍。既羈旅不被擢用，常嘆曰：「豈能五十年戴幘死一校尉也！」常鬱鬱不得志。左中郎將京兆韋潛度勸令參吏部，澄曰：「世胄躡高位，英俊沉下僚，古人以爲歎息，竊所未能也。」潛度告人曰：「此年少實慷慨，但不遭時耳。」孝昌中，杖

策還洛陽，屬爾朱榮廢立，遂還河東，止從叔懷儒家，不交人物，終日讀書，抄將略二百卷，唯郡守元襲時相要屈。普泰中拜給事中，加伏波將軍。齊神武起兵，澄謂族人孝通曰：「高歡阻兵陵上，喪亂方始，關中形勝之地，必有霸王據之。」乃與孝通俱游長安。侯莫陳悅召爲行臺郎，除鎮遠將軍，步兵校尉。及悅害賀拔岳，澄謂所親曰：「悅才略本寡，輒害良將，敗亡之事，其則不遠。吾屬今即爲人虜，何慶之有？」尋而周文平悅，引爲記室參軍。武帝西遷，授征虜將軍，封夏陽縣男。文帝即位，拜中書侍郎，加安東將軍，進爵爲伯。大統四年，宣光清徽殿初成，澄爲之頌，又爲仙人、水芝二歌器頌。大統初，周文令與盧辯、檀翥等參守儀制。以流離世故，不聽音樂，後坐事沒，子舒嗣。

北齊

樊遜，字孝謙，祖琰、父衡並無官宦，而遜少好學。兄仲以造氈爲業，常優饒之。遜自責曰：「爲人弟獨愛安逸，可不愧於心乎？」欲同勤事業，母曰：「汝欲謹小行邪。」遜感母言，遂專心典籍，恒書壁作「見賢思齊」四字以自勵。屬本州淪陷，寓居鄴中。裴監擢爲主簿，薦之於右僕射崔暹爲賓客。人有譏其靜默不能趨時者。遜常服東方朔之言陸沉，世俗遂借陸沉公子爲主人，擬客難製客誨以

自廣。後遜徙居陳留梁州，重舉遜爲秀才，尚書擢第，以遜爲當時第一。清河王岳率衆南討，以遜從軍，假遜大行臺郎中，使於江南，與蕭修侯瑱和解。遜往還五日得報書修盟於江上。詔令校定羣書，遜議請牒借本參校，殆無遺闕。楊愔嘗使孝謙代己作書，以告晉陽朝士，令魏收潤色之，收不能改一字。楊愔言於衆曰：「後生清俊莫過盧思道，文章成就莫過樊孝謙，几案斷割莫過崔成之。」遂以三人並員外將軍。孝謙辭曰：「門族寒陋，若訪門第，必不成。」乞補員外，司馬督愔曰：「才高不依常例。特奏用之。」

北周

樊深，字文深，事繼母甚謹。魏永安中，隨軍征討，以功累遷中散大夫。孝武西遷，深父保周、叔父歡周並被東魏害，深因避難，墜崖傷足，絕食再宿後得一簞餅，欲食之，念繼母老痺，夜中匍匐覓母，得見，因以饋母。遁易姓名，遊學於汾晉間，習天文及算歷之術。後周文平河東，贈保周南郢州刺史，歡周儀同三司。深歸葬其父，負土成墳，尋而于謹引爲府參軍事。周文置學東館，教諸將子弟，以深爲博士。深性好學，老而不怠。朝暮還往，常據鞍讀書，至馬驚墮地損折肢體，終亦不改。遷縣伯中大夫加開府儀同三司。尋乞骸骨，詔許之。朝廷有

疑義，常召問焉。撰孝經、喪服、問疑各一卷，又撰七經異同三卷。

樂遜，字遵賢，幼有成人之操，從徐遵明受孝經、喪服、論語、詩、書、禮、易、左氏春秋大義。周文召遜教授諸子。閔帝踐阼，以遜有理務材，除秋官府上士，轉小師氏下大夫。自譙王儉以下，並束修行弟子之禮。武成元年六月，以霖雨經時，遜陳時宜十四條，切於政要。保定中以訓導有方，遷遂伯中大夫，詔魯公斌、畢公賢等同受業焉。遜以年在懸車，上表致仕，優詔不許，授湖州刺史，封安邑縣子。人多蠻左，未習儒風，遜勸勵生徒，加以課試，數年之間，化洽州境。秩滿，拜皇太子諫議，進爵崇業郡公，進位開府儀同大將軍，以老病固辭，詔許之，仍賜安車衣服。遜性柔謹，寡交遊，立身以忠信爲本，不自矜尚，每在衆，言論未嘗爲人之先，學者以此稱之。所著孝經、論語、毛詩、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。

薛端，字仁直，河東汾陰人。少有志操，父喪合禮，與弟裕勵精篤學，不交人事。年十七，司空高乾邕辟參軍，賜爵平陰男，棄官歸鄉里。周文帝令大都督薛崇禮據龍門，引端同行。崇禮降東魏，東魏遷行臺薛修義督乙干貴西據楊氏壁。端先在壁中，修義令兵逼端等東渡，方欲濟河，會日暮，端密與宗族及家僮等潛逸。修義

遣騎追端，且戰且馳，遂入石城柵，並力固守。貴等拔還河東，東魏又遣其將賀蘭懿、南汾州刺史薛琰達守楊氏壁。端率其屬並招喻村人，多設奇兵以臨之。懿等疑有大軍，東遁赴船，溺死者數千人。端收其器械復還楊氏壁。周文帝遣南汾州刺史周景恕鎮之，降書勞問，徵赴闕以爲大丞相府戶曹參軍。從擒竇泰，復弘農，戰沙苑，並有功，進爵爲伯，後改封交城縣伯，累遷吏部郎中。端性強直，不避權貴，故賜名端。自居選曹，先盡賢能，雖貴游子弟，才劣行薄者未嘗升擢之。每啓云：「設官分職本康時務，苟非其人，不如曠職。」文帝深然之。大統十六年，東討李弼，爲別道元帥。妙簡英寮，文帝曰：「爲公思得一長史無過薛端。」弼對曰：「真才也」。乃遣之，轉尚書右丞，仍掌選事。魏主廢，有勸文帝踐極者，端以爲三方未一，遽正名號示天下以不廣，請待龜剪僭僞，然後俯順樂推。文帝撫端背曰：「成我者卿也。」遂脫所著冠帶袍袴，並賜之，進授吏部尚書，賜姓宇文氏。端雅有人倫，鑒擢用咸得其才。六官建拜軍司馬，加侍中驃騎大將軍，開府儀同三司，進爵侯。周受禪再遷戶部中大夫，進爵公。孝閔之廢，端頗具同異，晉公護不悅，出爲蔡州刺史。爲政寬惠，人吏愛之。轉基州刺史，蔡州父老請留端者千餘人。至基州未幾，卒。遺誠薄葬，勿受府州贈遺。贈本官

加大將軍，進封交城郡公，謚曰「質」。

山西通志所載諸薛，凡見名北史皆列之，亦不知其無足盡紀也。又載薛世雄，蒲州舊志亦然。夫世雄本燉煌人，徙居咸陽，與河東之薛正不涉耳。唐書薛萬徹傳語甚明，今不雜入也。

隋

薛胄，字紹元，汾陰人，端子。少聰明，每覽異書，便曉其義。常以意辯訓注，諸儒稱善。性慷慨，志立功名。周明帝時襲爵交城郡公，累遷上儀同，尋拜司金大夫，後加開府。隋初，三遷爲兗州刺史，繫囚數百，旬日盡剖，囹圄空虛。有陳州人向道力，僞作高平郡守將之官，胄遇諸塗，察其有異，留詰之。司馬王君馥固諫，部人徐俱羅先任海陵郡守，道力亦嘗代之，君馥以俱羅所陳，又固請，胄竟遣收，道力懼而引僞。其發姦摘伏皆此類也，時人謂爲神明。兗州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流，泛濫大澤中。胄積石堰之，決令西注陂澤，盡爲良田，又通轉運，百姓賴之，號爲薛公豐兗渠。嘗撰封禪圖及儀上之，上謙讓不許。轉郢州刺史，有惠政，徵拜衛尉卿，轉大理卿。持法寬平，名稱職，遷刑部尚書，雪左僕射高顯罪，正議其獄，忤旨械繫出，檢校相州事甚有能名。漢王諒遣將綦良逼磁州，